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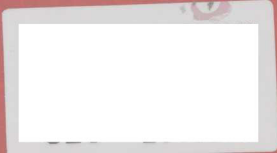


◎春秋至南北朝卷

狼 看历史

用狼的视角看人的历史

狼子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狼眼看历史

春秋至南北朝卷

狼子 著

中国铁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眼看历史.春秋至南北朝卷 / 狼子著. — 北京:
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113-14274-2

I. ①狼… II. ①狼… III. ①历史人物—人物研究—
中国—春秋时代~南北朝时代 IV. ①K8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4619号

书 名: 狼眼看历史(春秋至南北朝卷)
作 者: 狼子 著

责任编辑: 徐丽娜 电话: 010-51873038
封面设计: 孙耀轩
责任校对: 张玉华
责任印制: 赵星辰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100054,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网 址: <http://www.td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丰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15.5 字数: 219千

书 号: ISBN 978-7-113-14274-2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路版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

序

背会、体会与个性

在谈作者和这本书之前，先谈谈自己的一些观点和体会。

我在《新论语》中写过这么一句话：“背会的时代越来越苍白，体会的时代越来越红润。”何为背会？简单地说，就是读死书死读书，为读书而读书，体会则恰恰相反。背会是读有形的书，体会则是读无形的书：读生活、读社会、读人生。不管你背会了多少有形的书，假如没有读懂生活、社会、人生等等这些无形的书，你最终也仅仅是一个装书的书簏或啃书的书虫，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庭与社会都毫无价值可言，更不要奢望你去创新、创造。

何为创新？何为创造？我认为创新就是“违规”，创造就是“破坏”。

回首人类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每一次跨越式进步都离不开“违规”与“破坏”：假如第一个站起来的猿，不违背四脚走路的所谓常规，或许我们今天仍然会像猫狗一样，四足前行；假如没有大禹对禅让制的破坏，华夏民族至今还要在茹毛饮血的原始共产主义的黑暗中徘徊；假如我们总是迷恋满足于牛车马车，汽车遍地跑飞机满天飞的现实更是不可想象的；假如改革开放初期没有邓小平老人家“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大胆“违规”，或许至今中国人仍自欺欺人地陷于“越穷越光荣”的可怜又可悲的泥潭中不能自拔……韩非子讲完“守株待兔”的寓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就是告诉我们，总是用以往的陈词滥调来对待现实，那就与守着大树等兔子的家伙一样的愚蠢了。

那么，人类又如何不像守着大树等兔子的家伙一样的愚蠢呢？我认为只有关注个性、保护个性、尊重个性！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曾指出：“希望同学们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此，我的企业注资 10 亿元创立了“华佗论箭个性奖学金”，每年拿出 1 亿元，用于奖励兼具个性、聪明、善良、勤奋、健美的学子。

什么是个性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个性就是违规的创新，破坏的创造。

“中国特色”保留了个性；“与时俱进”包容了个性；“科学发展”肯定了个性。文化创新源于个性；经济繁荣需要个性；社会进步呼吁个性。

成就未来的是差异，引领差异的是个性，个性从因异而争经备遭质疑到异而不争。

真正的领袖是有个性的，个性领袖是允许适度“肮脏”的，否则，何为领、何为袖？

个性学生催生个性教育；个性教育培育民族之鹰；民族之鹰成就强国之母。

这就是本人的观点，扯得有点远，接下来言归正传。

作者是本人的弟子——不是背会的那种，而是体会的学生。尽管这个弟子还不算合格，但是透过他对上下五千年 60 位中国历史名人的别样解析，我看到了体会的影子和个性的释放。

毋庸讳言，作者并不是专修历史的科班出身，对历史人物的另类评判也谈不上什么专业，某些观点甚至比较偏激。但是，其力图还原历史真相，试图通过对这 60 位历史人物的反传统的解析，拂去掩盖在历史表面的尘灰，让读者看到历史的另一面的勇气，还是颇令人欣慰的。这就是一种创新，体现的是一种个性。

愚以为，有了创新和展示个性的勇气，书稿的好与坏是与非，就留给读者评说吧。

是为序。

卢何



写在前面的话

先说这个笔名。

第一次用“狼子”的笔名，是在地方小报上写专栏“狼子杂谈”。决定用“狼子”的笔名写这些小豆腐块，可谓是灵光一现。

由于当时的工作颇为清闲，所以闲下来就用读读写写的方式自我消遣。不知怎么搞的，这些很难上得了台面的文字被小报的副刊编辑发现，于是小报编辑就三番五次地找上门来，要在副刊上为我做专栏。信手拈来的这些游戏之作登不了大雅之堂，自己心里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禁不住小报编辑的软磨硬泡，便答应把这些东西统统给他，愿意怎么弄就让他怎么弄去吧。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属我的真名实姓。当时小报编辑哈哈一笑，这好办，你用一个笔名不就OK了吗？

可是用什么笔名呢？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到了我这里似乎又成了一件颇有难度的事情。用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和小报编辑取出了不下十个笔名备选，可是斟酌再三就是没有一个满意的。到最后，我已经失去了耐心，就对小报编辑说，你自己看着去弄吧，随便属个阿猫阿狗的名字就行了。见我这么说，小报编辑显得很是为难，可就在小报编辑无可奈何地直搓手的关键时刻，灵感降临了。我说有了，就叫“狼子”。

小报编辑睁大双眼不解地看着我。当时的狼，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人们赋予这么多的优秀品质，提到狼，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白眼狼之类的贬义词，所以用“狼子”作笔名，自然会搞得小报编辑瞠目结舌了。

对于小报编辑的大惑不解，我告诉他，这个“狼”不是豺狼虎豹、狼狈为奸的那个“狼”，而是狼牙山的“狼”。鄙人祖祖辈辈生在狼牙山中，长在狼牙山下，是狼牙山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我们都是狼牙山的儿子。所以用“狼子”作笔名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就这样，“狼子”的笔名诞生了。

在谁家打个喷嚏都会让全城人有感觉的小城市，报纸的副刊上突然杀出个陌生的“狼子”，自然会引起人们的交头接耳，特别是在当地所谓的文学圈，似乎真的有狼外婆来敲门了。小城中，那些素日以舞文弄墨自我标榜的文人们，此时也顾不得什么斯文，一个个像嚼舌的村妇那样四处打探“狼子”的来历。在这帮人的不懈努力下。不久，我就被揪了出来。

人们惊呼上当，原来“狼子”就是这小子啊。

关于“狼子”的笔名，有不少人这样问我，你有野心吗？你的野心是什么呢？对于这样南辕北辙的提问，起初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声明：“狼子”与“野心”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久而久之，我也只有淡然地一笑了之了。对于“野心是什么”是颇令我为难的问题，你看现在的人们，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在面对失败的时候，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对这摄像机镜头说：“我相信我是最棒的！”我能说自己真的没有丝毫野心吗？但是，平心而论，我真的说不出自己的野心到底是什么。一次和一个朋友酒后聊天，我说真邪性，从小在我的头脑中就没有过升官发财的概念，也难怪难成大器。朋友好像不认识我一般，在我脸上搜寻了半天，然后说出了一句孔子曾经说过的话——朽木不可雕也。朋友说，没有升官的念头倒很好理解，这年头，不贪吧，很难在官场上搞出点名堂来，你贪吧，就要时刻冒着生命危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如果连财你都不想发，你可真的要完蛋了，有你这种思想的人，不是永远长不大，就是一降生就未老先衰了。

我真像朋友说的这样不可救药了吗？

扯得很远了，还是赶紧回来吧。

有了“狼子”的笔名，之后，上博客，聊QQ，就一律用“狼子”做网名了。再说《狼眼看历史》。

自己不是历史科班出身，直到现在对历史的了解仍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听了我的这番话，或许不少人会睁大不解的眼睛发问：一个历史的门外汉凭什么对历史指手画脚呢？的确，任何一门学问的门外汉都没有资格对这门学问胡说八道。不过，对于中国历史我还是略知一二，尽管还没有达到登堂入室的地步，但是似乎已经窥到了它的门径。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借用狂人的口这样说：“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没有鲁迅先生的深刻，但是，遍翻二十五史，在一张张泛黄的纸页中，我读到的似乎完全是欺诈与谎言。

史学家的最高境界是秉笔直书，中国历史上也出过一些秉笔直书的典型被后人津津乐道。其实，客观地记录历史，给后人留下一部真实的历史，是对史学家最起码的要求，但是，“秉笔直书”由对史学家的最基本的要求，逐渐演变成史学家的最高境界，看来“秉笔直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秉笔直书”的意义上看，历史应该是一张尽管陈旧却没有经过任何修饰的老照片，而不应该是加了太多渲染和点缀的尽管好看却欺人耳目的绘画。但是，纵观二十五史，我们从历代历史学家口中听到的，几乎完全是单调的“皇上圣明”的呐喊声。有人曾形象地把二十五史称作历代帝王的家谱，但是，即便是家谱，这一部部家谱也是经过精心装点的，几乎很难从中窥到一丝历史的真相。试想，帝王们连自己的家谱都敢去随意美化，还有什么他们不敢做的？所以，即便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历史事件，根据统治者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既可以把你捧上天堂，也可以把你打入地狱。历史完全成了统治者任意摆布的工具，历史学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只会也只能抬轿子吹喇叭御用文人。这就是我们读到的所谓“正史”。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看历史呢？能不能通过我们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还原出一个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历史呢？这就是写《狼眼看历史》的初衷。

这样的初衷落实到纸上到底能够实现多少，我没有丝毫把握。因为，第一，我毕竟是历史的门外汉；第二，尽管初衷是换个角度看历史，但很多东西又不得不以帝王家谱的二十五史为依据；第三，由于对历史知识掌握的不全面，难免会犯管中窥豹的错误。好歹，这部《狼眼看历史》不是学术论文，只是读史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即便贻笑大方，本人也可以拿出“并非学术探讨”来为自己遮羞。

常言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好也罢，歹也罢，还是留给读者去评说吧。

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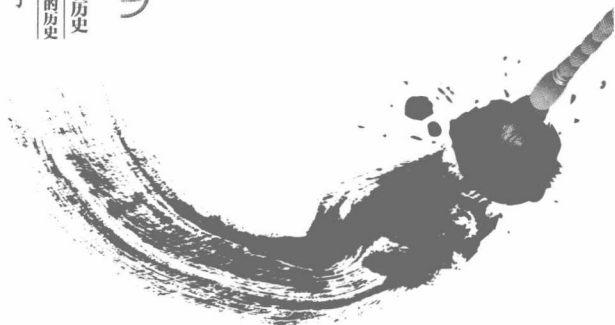
2012年4月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伯夷叔齐 欺世盗名还是自欺欺人?	1
郑庄公 到底得罪了谁?	10
介之推 矫情的伪君子	17
宋襄公 厚道的君子 政治的白痴	23
老子 连自己都不能无为	28
孔子 站着说话不腰疼	39
墨子 平民圣人留给我们的难题	49
屈原 百无一用的书生 怨天尤人的弃妇	57
韩非子 知说之难而死于说的说客	64
秦始皇 写在国人脊梁上的耻辱	72
荆轲 杀了秦王又如何?	82
李斯 聪明反被聪明误	90
刘邦 其实也不那么流氓	98
项羽 沐猴而冠的不仅仅是楚霸王	106
韩信 市井之志利身君子之心望人的小丑	113



李广 何以不封侯？	118
董仲舒 披着孔孟外衣的儒学败家子	123
司马迁 “史圣” 还是有点小家子气	130
王莽 谁让他背负了千载骂名？	142
蔡伦 造纸也应鬼夜哭	148
曹操 赤胆忠心的伏枥老骥	153
刘备 既不是个好哥们儿也不是个好皇帝	161
关羽 不知天高地厚的武圣人	170
诸葛亮 轻谋浅虑的妖人	180
阿斗 最聪明的亡国之君	188
竹林七贤 一群耐不住寂寞的假隐士	194
陶渊明 在诗酒中自甘堕落的瘾君子	208
晋惠帝 白痴不白痴都是死路一条	215
梁武帝 皇帝没当好佛也没念通的浑人	224
陈后主 亡国与《玉树后庭花》无关	231



伯夷叔齐

欺世盗名还是自欺欺人？

伯夷、叔齐这兄弟二人在文人中的名声非常大，从历朝历代文人墨客通过诗文对此二人喋喋不休称颂中，就可以看到这哥俩儿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崇高，影响是何等的深远。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



这是孔老夫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读遍《论语》，除了尧、舜、文、武、周公几个人，能入孔夫子法眼的就再无他人了，但是孔圣人却给予这兄弟二人极高的评价。我们再看亚圣孟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

公孙丑问：“伯夷何如？”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公孙丑上》）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公孙丑上》）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万章下》）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告子下》）

儒家先贤几乎众口一词地给了伯夷叔齐极高的评价，诸子中其他学派亦是对他们厚爱有加。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为孤竹后裔，理所当然要礼敬自己的先人，所以毕恭毕敬地称伯夷叔齐为“宗圣”。

伯夷叔齐的行径不仅得到了古代先贤的称道，同时更得到了后世历朝历代文人骚客和不少政客的青睐。

终身怨天尤人的诗人屈原在《桔颂》中写道：“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把伯夷作为自己为人的榜样。

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史记》的七十列传中，第一篇就把伯夷、叔齐搬了出来。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史记·伯夷列传》没有赞语，但细细读来又满纸皆为赞论、咏叹夹以叙事。足见司马迁对此二人的钟爱。

晋代陶渊明在《读史述九章·夷齐》中这样写道：二子让国，相将海隅。天仁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足见

以隐著称的陶渊明对此二人也是情有独钟。

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曾写过一篇《伯夷颂》，赞颂伯夷、叔齐“昭乎，日月不足为明；毕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

从唐代起，对伯夷叔齐的歌咏绵延不绝，摘录几首与大家共享。

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岁晏薇已尽，饥来何所为？坐饮白石水，手把青松枝。击节独长歌，其声清且悲。枥马非不肥，所苦长执维，豢豕非不饱，所忧竟为牺。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饥。

——唐·白居易《读古史》

中条山下黄缰石，垒作夷齐庙里神，落叶满阶尘满坐，不知浇酒为何人。

——唐·卢纶《题夷齐庙》

夷齐双骨已成灰，独有清名日日新，饿死沟中人不识，可怜今古几多人？

——宋·司马光《题夷齐庙》

伯夷清节太公功，非处非邪岂必同？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

——明·刘基《钓台》

何年孤竹改卢龙？一片荒城宿莽中。独向夷齐祠下拜，山河犹自起清风。

——明·方经《孤竹古城》

言登孤竹山，忼然思古圣。荒祠寄山椒，过者生恭敬。百里亦足君，未肯滑吾性。邈国全天伦，远行避虐政。甘饿首阳岑，不忍臣二姓。可为百世师，风操一何劲。悲哉尼父穷，每历邦君聘。楚狂歌风衰，荷蕢讥击磬。自非为斯人，栖栖无乃佞。我劝客诸侯，犹须善辞命。终怀耿介心，不践脂韦径，庶几保乎生，可以垂神听。

——清·顾炎武《谒夷齐庙》

伯夷、叔齐不仅是文人学者们的偶像，历代帝王对他们也十分推崇。元世祖忽必烈曾下诏追封伯夷、叔齐，诏书内容为：

制曰：盖闻古者伯夷、叔齐逃孤竹之封，甘首阳之饿，辞爵以明长幼之序，谏伐以严君臣之分，可谓行义以达道，杀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滨，遣

庙东山之上，休光垂于千古。余泽被于一方。永怀孤竹之风，庸示褒崇之典。于戏！去中国而辞周粟，曾是列爵之可縻。扬义烈以激清尘，期于世教之有补。可追封：

伯夷为昭义清惠公，
叔齐为崇让仁惠公。

明宪宗于成化九年派大臣到永平府清节庙祭祀伯夷、叔齐。祭文曰：“惟神逊国全仁，谏伐存义，为圣之清，千古无二。怀仰高风，日笃不忘。庸修岁纪，永范纲常。尚飨。”

清乾隆皇帝曾两次到永平府清节庙，并题诗《夷齐庙》赞扬伯夷、叔齐：
轩冕泥涂是本肠，肯容儒雅污冠裳。薇苓依旧西山蛄，顽懦羞登夫子堂。
只为心惭踪异武，敢将口实罪归汤。岂争陇右还蒲左，天下清风尽首阳。

为何上至王侯将相下至文人骚客，对伯夷叔齐这二人都不惜溢美之词大加赞赏，甚至将其称之为圣人呢？这还要从他们的身世说起。

《史记·伯夷列传》记载：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大意是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子朝的长子和三子。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伯夷、叔齐是二人的谥号。伯夷温良恭谦，叔齐聪颖智慧，弟兄二人均以贤德为重。因叔齐聪慧，子朝临终遗命传位于

叔齐。子朝逝后，叔齐认为长幼有序，不肯为君，让位于伯夷。伯夷说，此乃父命，怎能违背？也不肯为君。二人相让不下。后来，伯夷想，有我在国中，弟弟怎好继位？长此下去，岂不误国？于是伯夷悄悄离开国中。此时叔齐也想，我留在国中，又有父命在先，兄长如何为君？于是叔齐也悄然离去。二人走后，国人立子朝中子为君。

后来，伯夷、叔齐相商投奔西岐“似将有道”“善养老”的周文王姬昌。二人千辛万苦到了西岐，可此时周文王已故，继位的武王正出兵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认为文王刚死，武王就出兵伐纣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讲不过去。于是拦住武王的车马劝谏：“你父亲刚刚死去，你不安葬，为什么急急忙忙大动干戈？这能说是孝道的行为吗？作为臣下，去讨伐君主，这是仁者的行为吗？”见有人竟然敢对大王出言不逊，武王的左右随从一个个怒目而视，欲杀二人而后快，但是，被军师姜子牙拦住：“此义人也。”扶起二人，放他们走了。

后来武王平灭殷商，天下归周。据《庄子》《吕氏春秋》记载，武王曾许以二人高官厚禄，但二人拒不接受。

伯夷、叔齐到西岐原本为投奔“有道”的文王。却遇到“父死不葬”“以臣弑君”的武王，乘兴而去，失望而归，遂隐居到故国的首阳山中，发誓“不食周粟”，在山上采薇而食。临死前二人悲愤地吟咏了一首《采薇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一天，二人正在采薇，遇到一个打柴的妇人，妇人问伯夷、叔齐为何采薇而食。伯夷、叔齐便把誓不食周粟的原因讲给了妇人，妇人听了，大概想劝二人不要再固执，于是对他们说：“你们二人讲道义不吃周朝的粮食，可你们采的薇也是周朝的草木呀。”从此二人索性连薇也不采了，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

至此，伯夷叔齐高尚守节的一生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后世上至王侯将相，下至文人墨客，都不惜把一个又一个的高帽子戴到二人头上。但是细细品味这哥俩儿的所作所为，又会令人生出许多的反感。

身为国君之子，弃祖宗基业如敝屣，逃奔他国，仅此一点，其不忠不孝的本质便昭然若揭。置不忠不孝不顾而言其他，不是废话便是假话。此其一。

其二，对商纣的忠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对于“以酒为池，以肉为林”，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剝妇胎设蜃盆置炮烙无恶不为的纣王忠他做甚？害人？作恶？于此，是非观念已荡然无存。殊不知良臣择主而事的道理？若真忠，不管是否愚，殷既灭，还采薇而食干什么？直接饿死，以身殉国，不也就结了。

其三，便是耻食周粟一节。周既灭商，则周为天下主宰。不仅粟为周所有，山川土地尽为周所有，当然包括二君子隐居的首阳山，更包括二君子采食的“薇”。居为周之山，食为周之薇，那么不食周粟便是五十步笑百步了。高尚守节又从何说起？这二人大有欺世盗名之嫌。

《文选·辨命论注》引谯周《古史考》云，伯夷叔齐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由此看来所谓圣人伯夷、叔齐的见识还不及一个山野村妇，又有什么值得赞叹歌颂的呢？

庄子更是对他们这种欺世盗名的做法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庄子·骈拇第八》：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因此，“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利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之其间哉！”

庄子在这里告诉我们，小的迷惑会使人弄错方向，大的迷惑会使人改变本性。自从虞舜以仁义为号召而搅乱天下，天下的人们没有谁不是在为仁义争相奔走，这岂不是用仁义来改变人原本的真性情吗？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没有谁不借助于外物来改变自身的本性。平民百姓为了私利而牺牲，士人为了名声而牺牲，大夫为了家族而牺牲，圣人则为了天下而牺牲。所以这四种人，所从事的事业不同，名声也有各自的称谓，而他们用生命作出牺牲以损害人的本性，却是一样的。臧与谷两个家奴一块儿放羊却都让羊跑了。问臧在做什么，说是在拿着书简读书；问谷在做什么，说是在玩投骰子的游戏。这两个人所做的事不一样，不过他们丢失了羊却是相同的。伯夷为了贤名死在首阳山下，盗跖为了私利死在东陵山上，这两个人，致死的原因不同，而他们在残害生命、损伤本性方面却是一样的。为什么一定要赞誉伯夷而指责盗跖呢！天下的人们都在为某种目的而献身：那些为仁义而牺牲的，世俗称他们为君子；那些为财货而牺牲的，世俗称他们为小人。他们为了某一目的而牺牲是同样的，而有的叫做君子，有的叫做小人。倘若就残害生命、损伤本性而言，那么盗跖也就是伯夷了，又怎么能在他们中间区分君子和小人呢！不能看清自己而只能看清别人，不能安于自得而向别人索求的人，这就是索求别人之所得而不能安于自己所应得的人，也就是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能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的人。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无论盗跖与伯夷，都同样是滞乱邪恶的。

庄子认为“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因为他不是为了实利，而是为了某种虚名，即所谓的“义”。

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韩非，对伯夷的所为也是颇不屑的。《韩非子·奸劫弑臣第十四》曰：

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